

經歷「詩篇八十八篇」(上)

文／湧泉 圖／Sara



信仰的最高境界，
不是在順境中的讚美，
而是在被神撕裂、
被神掩面的永夜裡，
依然口稱主名。

1. 緣起

自古以來，神的子民無論身處多麼極端的患難與黑暗中，只要堅持「求告主的名、奮力抓住祂」¹，那滿有信實與憐憫的神，總會為他們開一條出路，叫他們能忍受得住（林前十13）。

如同約伯，在撒但的誣讒控告下，他經歷了「皮肉枯乾」的黑暗悲痛。然而，神最終不僅使他從苦境轉回，更將他過往所有的一切，加倍地賜給他（伯四二10）。

又如大衛的一生，交織著極端的境遇。一方面，他因不忍神的名受辱而依靠神擊殺強敵歌利亞，卻反遭掃羅王因病態嫉妒而展開致命性的追殺。

面對國王親自率領的三千帝國精兵，大衛在四處逃亡中自喻為「一條死狗」、「一個虻蚤」，深陷人間患難的幽暗極境。另一方面，當他步入中年、登基為王、國泰民安之際，他卻犯下了姦淫罪，甚至運用權力冷血地借刀殺人。

此時，他不再是受害者，而是徹頭徹尾摧毀忠臣家庭的罪魁禍首。然而，當先知拿單以寓言指出「你就是那人！」時，大衛並未如前王掃羅般尋求藉口推諉，而是立刻俯首認罪：「我得罪主耶和華了！」（撒下十二13）。

隨後，他透過多篇痛徹心扉的懺悔詩，道盡了內心靈裡的黑暗與悲痛。即便如此，神最終不僅賜他個人得享善終——「他年紀老邁，日子滿足，享受豐富、尊榮，就死了。他兒子所羅門接續他作王」（代上二九

註

1. 參「賽六四7-8」：並且無人求告祢的名；無人奮力抓住祢。原來祢掩面不顧我們，使我們因罪孽消化。耶和華啊，現在祢仍是我們的父！我們是泥，祢是窯匠；我們都是祢手的工作。

28)，更使他得著「合神心意之王」的美譽（徒十三22）。甚至在真神的救贖經綸中，基督耶穌正是大衛的子孫（參：太一1；羅一3）。

大衛用他的一生見證了苦難的兩個面向：面對人的無辜受害與身陷患難，神必親自保守和引領；而面對人的過犯與惡行，則需要俯首認罪、祈求神的赦免。故事的終局，神的慈愛與恩典吞噬了一切的患難、黑暗與驚嚇，將其全然化為永恆的讚美。

2. 「詩八十八」作詩的人

本詩篇的詩題詳細標註了作者的來歷。從祖先的源流來看，他出自可拉的後裔；就具體的當代人物而言，他是以斯拉人希幔。以下我們便從這兩項信息，來認識本詩篇的作者。

2.1 可拉後裔

可拉是與摩西、亞倫同祖父的堂兄弟，同屬神所特選、事奉神的利未支派（民十六1）。然而，他因「要求祭司的職任」（10），夥同眾人攻擊、藐視神（11、30），並向摩西與亞倫發怨言（3、11、19）。神當下施行了警戒性的審判，祂「創作一件新事，使地開口，……把他們和他們的家眷，並一切屬可拉的人丁、財物，都吞下去。這樣，他們和一切屬他們的，都活活地墜落陰間；地口在他們上頭照舊合閉，他

們就從會中滅亡」（30-33）。

從初次事件的報導來看，可拉的妻子、兒女及家僕看似全都滅亡了。三十多年過去後，神的選民走完了大而可怕的曠野，來到摩押平原，在準備過約但河進入迦南前，進行了第二次的人口普查。在常規的數點過程中，經文特別重提了那樁具歷史鑒戒意義的「可拉事件」。

在述說「可拉的黨類一同死亡」這場慘烈的家族審判之餘，竟然爆出了一則隱藏了三十多年的信息：「然而，可拉的眾子沒有死亡」（民二六11）。如果只看先前的事件報導，眾人皆會認為在可拉黨被滅絕的當下，「可拉的眾子」必然在列。然而，事實與常人的想像恰恰相反。在當時「父命如山」的時代，「可拉的眾子」並未參與父親悖逆的惡行，也沒有與父親站在同一陣線；因此他們並未像其他黨羽的家人般，一同走向滅亡。²

「可拉後裔」³的起點雖然是一場歷史性的悲劇與審判，從人的角度看，他們是被毀滅之悖逆罪魁的後裔，是「罪人之後」；然而，「可拉的眾子」不但沒有死亡，反倒成為忠心事奉神的家族。在曠野時期，他們負責抬聖所的一切器具（民四15-20）。

從士師時代末期進入王國時期的先知撒母耳，就是可拉的後裔（代上六33-37）。

註

2. 「民十六27、31-33」：於是眾人離開可拉、大坍、亞比蘭帳棚的四圍。大坍、亞比蘭帶著妻子、兒女、小孩子，都出來，站在自己的帳棚門口。摩西剛說完了這一切話，他們腳下的地就開了口，把他們和他們的家眷，並一切屬可拉的人丁、財物，都吞下去。這樣，他們和一切屬他們的，都活活地墜落陰間；地口在他們上頭照舊合閉，他們就從會中滅亡。
3. 「民二六11」中文譯文的「可拉眾子」與之後在詩篇中出現十一次的「可拉後裔」，在希伯來原文是同一詞「בְּקֹרַח」，其意為「可拉的兒子」（son of Korah）。

到了大衛與所羅門王的聖殿時代，他們的職分更有了榮耀的轉變：不僅擔任聖殿的守門者（代上九17-19），更是聖樂與詩班的帶領者（代上六31-38）。直到如今，新約的選民仍對「可拉後裔的詩」⁴耳熟能詳。

歷史表明，「可拉後裔」這個稱謂並非背負「叛逆者後代」的污名，而是神公義與慈愛的彰顯，是「出淤泥而不染」的選民典範，更是事奉工人的豐碑。

2.2 以斯拉人希幔

在舊約歷史中，以「希幔」為名者多有人在，此處我們專門針對〈詩篇八十八篇〉的作者「以斯拉人希幔」來探討。

從血統身世來說，他是利未人「可拉的後裔」，更是身兼祭司、士師與先知之撒母耳的孫子（代上六33-38）。

從家庭與事奉來看，他擁有一個蒙福的極大家庭，神賜他十四個兒子、三個女兒。並且，全家都在聖殿中「按班值事」，用琴、瑟、鉦擊打頌讚神，是一個全家投入聖樂事奉的音樂世家（代上二五1-5）。

從事奉職分上來說，大衛王在預備建造聖殿時，全面革新了敬拜制度，設立了三大音樂家族來帶領全國的稱謝與歌唱。當時，他與亞薩、以探（又名耶杜頓）同為三大聖殿詩班帶領者之一（代上十五17-19），也就是所謂的「伶長」。

從屬靈的角度來看，他是一位先見，聖經稱希幔為「王的先見」（代上二五5）。這表明他不僅精通聖樂，更擁有從神而來的啟示與屬靈的敏銳度；職是之故，他寫下了這篇空前絕後、滿有神啟預言的詩篇——〈詩篇八十八篇〉。

2.3 小結

綜上所述，〈詩篇八十八篇〉作者的來歷，不僅是一段歷史家族的變遷史，更是一幅彰顯神公義與慈愛的恩典畫卷。

從「可拉後裔」的血脈來看，希幔的祖先雖曾經歷背叛與審判的家庭悲劇，但他們的後代卻在神的憐憫中「出淤泥而不染」，化詛咒為祝福，轉化為聖殿中忠心事奉、帶領敬拜的音樂世家。

從「以斯拉人希幔」的個人生平來看，他兼具了屬世的家族福分與屬靈的先見恩賜，成為大衛建立之敬拜體系中舉足輕重的「伶長」，以及靈性守望者「王的先見」。

這樣一位生命充滿神聖恩典、服事得著榮耀稱號的作者，在聖靈的感動下，寫出了成為歷代聖徒在黑暗中得著安慰的「神啟之詩」。

3. 〈詩篇八十八篇〉：詩中的「我」

在本篇詩篇中，主角是以第一人稱「我」來呈現。這是一位呼求拯救的「我」，在詩中細細敘述了自身生命經歷的

註

4. 在詩篇中，共有11首詩的題目標註為「可拉後裔的詩」。這包括《詩篇》42、44-49、84-85、87-88篇。

種種。我們就著經文所提供的信息，來看看詩中這位「我」所經歷的境遇：

3.1 「我」的身分 (Identity)

文本中的「我」猶如一個活死人 (The Living Dead)，是活在死亡邊緣狀態的人。他自稱是「無力之人」(4節)、「被丟在死人中」的被棄者(5節)。在神與世人的眼中，他成了一個「活著的屍首」，似乎喪失了所有身為人的尊嚴。

3.2 「我」的遭遇 (Experience)

「我」的遭遇是一場肉體、社會與靈性維度的「全面性破滅」，而這一切苦難的發動者，在「我」的眼中竟然都是「神自己」。他的肉體極致衰殘，「心裡滿了患難」，生命臨近陰間(3節)，眼睛因困苦而乾癟(9節)；他自幼受苦，幾乎死亡(15節)。

他的社會關係形同廢墟，被徹底孤立。神使他的「知己遠離」(8節)，使他深愛的人與陪伴者都被隔離在遠處(18節)；他在朋友眼中成為「可憎之物」，被關在幽閉的空間裡，「被困住，不得出來」(8節)。

他遭受「神忿怒」的重壓，這是他最慘烈的遭遇。神主動把他放在「極深的坑裡、在黑暗地方、在深處」(6節)；神的烈怒如同大海的「波浪」一波波推倒他、困住他(7節)，甚至神的驚惶 (Terrors) 將他完全斬斷、徹底剪除(16節)。

3.3 「我」的現狀 (Current Status)

「我」的現狀可以用一個詞來概括：「身處無法逃脫的絕對黑暗永夜」。這與一般哀歌有著本質的不同，這是處在情境毫無反轉的境地。

一般詩篇的哀歌常有「仇敵圍困，但神會拯救」的轉折；但本篇的現狀卻是一路上「黑暗如故，情境不變」。他的痛苦沒有隨時間消逝而自然蒸發，從早到晚，神的烈怒與驚恐就像「水一樣終日環繞他，一同來圍困他」(17節)。

第18節是他的最終現狀——以「黑暗」為立足點的終局。這首詩的最後一個字就是「黑暗」(Machshak，黑暗之處／隱密所)。他的現狀就是整個人陷在一張漆黑的幔幕中，無下文、無止境，連他唯一的同伴都變成了「黑暗」。

3.4 「我」的呼求 (Supplication)

儘管身處上述的絕望深淵中，「我」的呼求卻展現了全聖經中最震撼人心、最堅固的「受難式信仰」；他的呼求極具不屈的恆心與堅強毅力。他是「日夜呼籲」(1節)、「天天求告、舉手禱告」(9節)、「黎明／早晨祈禱」(13節)。他在毫無回應的沉寂中，依然牢牢地抓著神不放。在10至12節中，他一口氣拋出六個極具理性與信心的「修辭學」反問句：

- 「祢豈要行奇事給死人看嗎？」（唯一的答案：不能）
- 「難道陰魂還能起來稱讚祢嗎？」（唯一的答案：不能）
- 「豈能在墳墓裡述說祢的慈愛嗎？」（唯一的答案：不能）
- 「豈能在滅亡中述說祢的信實嗎？」（唯一的答案：不能）
- 「祢的奇事豈能在幽暗裡被知道嗎？」（唯一的答案：不能）
- 「祢的公義豈能在忘記之地被知道嗎？」（唯一的答案：不能）

他試圖用舊約中神與祂的子民所立盟約的關係來向神申訴：如果祢讓我死了，祢就失去了一個敬拜祢的人！這是一種充滿張力的靈性祈求。

即使到了第14節，當他發出「祢為何丟棄我！為何掩面不顧我！」這聲絕望的哀鳴時，他呼求的依然是四字神名「יהוה」（YHWH，我的主）。他一邊覺得被神丟棄，一邊卻也只認定唯有這位「丟棄他的神」是他生命唯一的始點與終點。這個「我」雖然最終沒能在舊約文本中看見破曉的微光，但他的呼求本身，就成了黑暗中最堅固的「靈性錨碇」。

他證明了信仰的最高境界，不是在順境中讚美，而是在被神撕裂、被神掩面的永夜裡，依然口稱「主名」（YHWH），拒絕轉向任何偶像，緊緊地在祂的擊打中抓住祂。這份「堅貞的呼求」，最終在幾百年後，由那位預言中下入極深坑中、在十架黑夜裡承接了這份棄絕的「主」（Kyrios）耶穌基督，為人類寫下了「必然得救」的榮耀下文。

4. 〈詩篇八十八篇〉中 「我」與「你」的關係

本篇詩篇是以第一人稱「我」為主體來述說生命體驗，而與「我」相對的主要對象就是「你」。「我」與「你」構成了本篇的核心人物，他們之間的互動與拉鋸正是整首詩的精髓。以下我們就著經文，簡單梳理兩者之間的關係：

4.1 「我」與「你」之間的關聯性

「我」與「你」的關係極度弔詭且緊密。這裡雖然沒有實質的雙向對話，卻存在著不可切割的神學與信仰紐帶：

a. 唯一的主權連結：

詩人清楚地知道，自己的痛苦既非源於魔鬼，亦非源於外在仇敵，而是源於「你」。正因為他堅信神掌管一切，所以「你」成了「我」痛苦的終極根源。

b. 盟約關係的張力：

文本中，「我」不斷用神對盟約的應許，如「慈愛」、「誠實」、「公義」（11-12節）來向「你」發出深沉的質問。

c. 這種關聯性的本質：

正因為「你」是我的神，我才在痛苦中唯獨向「你」不斷呼籲、祈求與禱告。若神與「我」無關，「我」大可不必如此痛苦地糾纏。

4.2 「我」與「你」的互動

本篇最震撼人心的，就是這場「完全單向的互動」。從「我」方來看，詩人不斷地用各種方式大量輸出，採用了拉扯、質問甚至是「強迫性的質問」之姿態；他的互動極其主動，是充滿情感張力的猛烈敲門。

從「你」方看來，「你」的互動卻是絕對的沉默：面對「我」的六連問與日夜呼求，「你」的互動方式竟是「丟棄、掩面、不回答」（14節）。在文學呈現上，「你」的「無言」與「我」的「呼籲、求告、呼求」產生了劇烈撞擊，卻沒有激起任何回音——這是一場極其弔詭的「互動」。

4.3 小結

〈詩篇八十八篇〉中的「我與你」，呈現了一場在絕對沉默中「牢牢抓著不放」的終極信仰拉鋸戰。

在這首詩裡，互動看似失敗了——因為「你」的烈怒如水淹沒「我」，而「我」的祈禱最終沉入「黑暗」。然而，這正是全聖經中最純粹的靈性見證：當「你」不再施展拯救、「你」隱藏了慈愛、「你」甚至成為「我」痛苦的來源時，「我」依然稱呼

「你」為「拯救我的神」，依然在黎明將禱告達到「你」面前。

這表明，「我」與「你」的連結已超越了「得好處、得釋放」的功利層面，而是一種哪怕被「你」（神）親手撕裂，也絕不向世界或偶像屈服的「受難式信仰」。

這種無聲的對峙，最終在數百年後主耶穌在十字架上那聲「我的神！我的神！為什麼離棄我？」的呼喊中，得到了最完美的正典回應（Canonical Response）——原來，神並非不聽，而是祂選擇走入「我」的黑暗，與「我」一同承擔這份最深沉的沉默。

5. 〈詩篇八十八篇〉中的「黑暗」

這首詩中，出現了兩次「黑暗」與一次「幽暗」。這三次出現分別位於第6節、12節與18節，均衡地交織散落，宛如一張漆黑的幔幕籠罩著整首詩。因此，本篇堪稱全聖經中「最痛楚、最幽深」的段落，常被譽為「希伯來詩歌的黑夜之巔」。在整卷詩篇中，唯獨這一篇從開頭直到結尾，不但沒有得勝的讚美，沒有破曉的盼望微光，甚至是以「黑暗」一詞戛然而止，讓整個場景陷入無下文、無止境的漆黑之中。

這是人類在深沉黑暗中的吶喊呼求，與神全能拯救之絕對主權的對應；然而，兩者之間沒有關聯，也沒有對話。一路上「黑暗」如故，情境不變。「心裡滿了患難」的狀態從頭到尾未曾反轉，也沒有隨著時間的消逝而自然蒸發。

5.1 聖經中的黑暗

在舊約聖經中，希伯來文對「黑暗」的描述有著完整的系列，約略可以分成四個層面，並藉著四個希伯來原文詞彙繪出「黑暗的譜系」⁵：

- a. 物理性、地方性的「黑暗」（חֹשֶׁק, Choshek）。
- b. 因密雲而來的「幽暗」（אֲרָפֶל, Araphel）。
- c. 摸得著的、令人絆腳的極致「黑暗」（אֶפְלָה, Aphelah）。
- d. 死蔭與絕望之地的「黑暗」（צִלְמוֹת, Tsalmaveth）。

綜合上述，這展現出舊約聖經「黑暗觀」中神學上的兩極性：邪惡的深淵與神聖的居所並存。這是希伯來思想描寫「黑暗」時最奇妙的辯證關係——黑暗在聖經中具有雙重面貌。

一是「反叛神的黑暗」（Choshek/Aphelah）：代表混沌、不順服、惡人的道路，以及與神隔絕的狀態。

二是「神所在的黑暗」（Araphel）：這是神的主動選擇。正如所羅門獻殿時所說：「耶和華曾說祂必住在幽暗（Araphel）之處」（王上八12）。

在這裡，黑暗成了神聖的幕幔。人類在罪惡的「黑暗」（Choshek）中迷失受審，卻要在神聖的「幽暗」（Araphel）中敬畏神。（待續）

註

5. 舊約聖經中描述「黑暗」的四個希伯來原文詞彙簡介如下：

- (1) 物理與地方性的「黑暗」（חֹשֶׁק, Choshek）：
這是指最普遍、基本的「黑暗」，即光線的完全缺失；亦可指隱喻性的審判之「黑暗」。例如：「地是空虛混沌，淵面『黑暗』（Choshek）」（創一2）；「主對摩西說：『你向天伸杖，使埃及地黑暗（Choshek）；這黑暗似乎摸得著』（出十21）。
- (2) 因密雲而有之「幽暗」（אֲרָפֶל, Araphel）：
指濃密的烏雲或厚重的雲霧所形成的重重幽暗。它傳達了神聖的隱密與神臨在的幽暗，往往不是指負面的邪惡，而是指神的超越性與威嚴性。因為神的榮光太過強烈，降臨時必須以「厚雲與幽暗」包裹自己，以保護罪人不被擊殺；象徵著聖潔的隱密、律法的頒布與榮耀的遮蔽。例如：「摩西就挨近神所在的幽暗（Araphel）之中」（出二十21）；「祂又使天下垂，親自降臨，有黑雲（Araphel）在祂腳下」（撒下二二10）；「密雲和幽暗在祂的四圍；公義和公平是祂寶座的根基」（詩九七2）；「那時所羅門說：『耶和華曾說，祂必住在幽暗（Araphel）之處』（王上八12）。
- (3) 摸得著的極黑、絆腳之「黑暗」（אֶפְלָה, Aphelah）：
這是指極度的漆黑、陷入災禍或摸索中的完全盲目。例如：「摩西向天伸杖，埃及遍地就烏黑（Aphelah）了三天」（出十22）。這個詞常與物理的「黑暗」（Choshek）疊用以加強語氣。就如出埃及記十章21-22節中，神施於埃及的第九災，21節先出現了物理上的無光「黑暗」（Choshek）；到了22節，摩西一伸手，便成了直譯為「黑暗中的極黑、使人摸索與恐懼的黑」（Choshek Aphelah），和合本譯為「烏黑」，這種疊加作用展現了審判力度的升級。另如：「你必在午間摸索，好像瞎子在暗中（Aphelah）摸索一樣」（申二八29）；「惡人的道路好像幽暗（Aphelah），自己不知因什麼跌倒」（箴四19）。
- (4) 死蔭、絕望之地的「黑暗」（צִלְמוֹת, Tsalmaveth）：
這是由字根「影子（Tsel）」與「死亡（Maveth）」組成的複合字，直譯為「死之陰影」，形容最恐怖、無光、絕望的深淵。中文譯文常常譯為「死蔭」。例如：「那地甚是幽暗，是死蔭（Tsalmaveth）混沌之地；那裡的光好像幽暗」（伯十22）；「我雖然行過死蔭（Tsalmaveth）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」（詩二三4）；「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見了大光；住在死蔭（Tsalmaveth）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們」（賽九2）。

總之，希伯來文對「黑暗」的描繪，是一幅從物理現象（Choshek）、神聖臨在（Araphel）、道德迷失（Aphelah）直到死亡邊緣（Tsalmaveth）的完整譜系。中文和合本多用「黑暗、幽暗、死蔭」統稱之；然而，透過希伯來原文可見，聖經正不斷在「人的罪惡帶來盲目」與「神的聖潔引致隱密」這兩條主線上，宣告並傳遞著神的信息。